特 別
ハ 5
3488
1

特
八5
3488
1

宗門第一書

杭州北橋北街東嵎中張氏書隱印行

碧巖集標的宗門眞霧海之南針夜途之
北斗也一炬之後善刻不存今多方尋訪
得成都大聖慈寺白馬院趙大師房眞本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圜悟碧巖集

○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人應○

與江浙諸禪刹所藏本參攷無訛敬繡梓
以壽其傳得於希有發於久秘圜悟心法
了然目前向上機關頭頭是道具眼幸鑒

李朝濃州跡瑞龍禪寺新刊

寶醇文庫

46 6734

清規曰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某上座今晩欲詣方丈請益又論語ニ云モ同意ナリ

一段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頤神妙術

無如字碧岩也

二段 其惟

雪竇禪師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令不露風規秉烹佛煆祖鉗鎚頌出衲僧向上巴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粤有佛果老人住碧巖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頭一串穿來一隊

岡田眞之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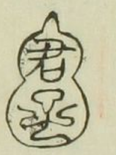
老漢次第捴將按過須知趙璧本無瑕纇相如
謗誑秦王至道實乎無言宗師乘慈救弊儻如
是見方知徹底老婆其或涅句沈言未免滅佛
種族普照幸親　師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
編鄙拙敘其本末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參學
嗣祖比丘普照謹序

自四十二章經入中國始知有佛自達
磨至六祖傳衣始有言句曰本來無一
物為南宗曰時時勤拂拭為北宗於是
有禪宗頌古行在其徒有飜案法呵佛
罵祖無所不為間有深得吾詩家活
法者然所謂第一義為用言句雪竇
圜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之矣嶋
中張燁明遠燃死灰復板行無所謂

老婆心切者歟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
八日癸丑紫陽山太　回萬里序

碧巖集者圜悟大師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禪師乃焚棄其書世間種種法皆忌執著釋子所歸敬莫如佛猶有時而罵之蓋有我而無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已徇物必至於失已夫心與道一道與萬物一充滿太虛何適而非道第常人觀之能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求之於人而人語之如東坡日喻之說往復推測愈遠愈失自吾夫子體道猶欲無言而況佛氏爲出世間法而可文字言語而求之哉雖然亦有不可廢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學者少未學者多大藏經五千餘卷盡爲未來世設苟可以忘言釋迦老子便當閉口何至如是叨々天下之理固有不離尋常之中而超出於尋常

之表雖若易知而實未易知者不求之於人則終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則萬人之傑也太阿之劒天下之利劒也登山則戮虎豹入水則剸蛟龍人之知之盡於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戰順風而揮之三軍爲之大敗流血赭乎千里是豈可以一已之所能而盡疑之哉自吾聞有是書求之甚至嵎中張氏始更刻木來謀於予遂贊而成之且爲題其首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吉日王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馳書於錢唐觀橋寓舍



或問碧巖集之成毀孰是乎曰皆是也齮齕來東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歸空諸論果誰爲之哉古謂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於卷簾聞板竪指觸脚之際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來門竿倒却之後才涉言句非文字無以傳是又不可廢者也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於唐而盛於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槃之星難明野狐之趣易墮具眼爲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見實詣如老吏據獄讞罪底裏悉見情欵不遺一也其次則嶺南初來西江未吸亡羊之岐

易泣指海之針必南悲心爲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證
悟如廷尉執法平反出人於死二也又其次則犯稼憂
深繫驢事重學奕之志須專染然之色易悲大善知識
爲之付囑便之心死蒲團一動一參如官府頒示條令
令人讀律知法惡念才生旋即寢滅三也具方冊作案
底陳機境爲格令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清明對越諸
書初何以異祖師所以立爲公案留示叢林者意或取
此柰何末法以來求妙心於瘡紙付正法於口談點盡
鬼神猶不離簿傍人門戶任喚作郎劒去矣而舟猶刻
兔逸矣而株不移滿肚葛藤能問千轉其於生死大事

初無干涉鐘鳴漏盡將焉用之烏乎羚羊掛角未可以
形迹求而善學下慧者豈步亦步趍亦趍哉知此則二
老之心皆是矣圜悟顧子念孫之心多故重拈雪竇頌
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毀碧巖集釋氏說一大藏
經末後乃謂不曾說一字豈欺我哉圜悟之心釋氏說
經之心也大慧之心釋氏諱說之心也禹稷顏子易地
皆然推之輓之主於車行而已爾來二百餘年嵎中張
明遠復鏤梓以壽其傳豈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數乎
然是書之行所關甚重若見水即海認指作月不特大
慧憂之而圜悟又將爲之去粘解縛矣昔人寫照之詩

曰分明紙上張公子盡力高聲喚不響欲觀此書先參
此語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書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一

師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評唱

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

垂示云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這不啻憨漢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是甚繫驢橛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少奇特箭過新羅可煞明白帝曰對朕者誰滿面慚惶強惺惺果然摸索不着磨云不識咄再來不直半文錢帝

不契可惜許較些子達磨遂渡江至魏這野狐精
不免一場懊懶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帝後舉問志公
貧兒思舊債傍人有眼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
志公趕出國始得好與三十棒達磨來也帝云不識
却是武帝承當得達磨公案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
傳佛心印胡乱指注臂膊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向道不卿留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
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一時趕出國闔國
人去佗亦不回志公也好與三十棒不知脚跟下放
大光明

達磨遥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來單傳心

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見
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
頭與武帝對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
一刀截斷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失雖然
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感得
天花亂墜地變黄金辨道奉佛詔詔天下起寺度僧依
教修行人謂之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
度僧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驀頭澆若透得
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只道起寺度僧爲什麼
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與妄約法師傳大士昭明
大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帝以

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
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
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
今人多少錯會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
沒交涉五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磨就中奇
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自然坐得斷
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達
磨劈頭與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
故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忒煞又向道不識直得武
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這裏有事無事打

來即不堪端和尚有頌云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
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永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
招帝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憽懼渡江至魏時魏
孝明帝當位乃此人種族姓拓跋氏後來方名中國達
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
號爲壁觀婆羅門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
人否帝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荅他禪後來武帝
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
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恁糊塗武帝却
供他欵道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噌當時等他道此是
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國猶較些子人傳志
公天鑒四年化去達磨普通八年方來自隋十餘年何
故却道同時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
這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觀音閙
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麽却有兩箇何止
兩箇成群作隊時後魏光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
諭議師斗相指心而褊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
加毒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入遂不復救端居
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使於葱嶺遇師
手攜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撰碑文云嗟大見之不見

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悕之復譆云心有
也曠劫而受沈淪心無也刹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即
今在什麽處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咦何當辨的過也有什麽難辨
對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錢又恁麽去也還云不識
三个四个中也喎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
別人穿蒼天蒼天好不大丈夫豈免生荊棘脚跟下
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兩重公案用追作麽在
什麽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憶換手趨
曾望空啓告休相憶道什麽向鬼窟裏作活計清風
匝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雪實向草裏觀師顧視左右

云這裏還有祖師麽你待番欵那猶作這去就自云
有翦薩阿勞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
未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些子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大阿劒相似向虛空中
盤礴自然不犯鋒鋩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見傷
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掇一褒一貶只用四
句揩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
據欵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拶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
當辨的雪竇於佗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
竟作麽生辨的直饒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
情識卜度得麽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

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堪作什麽計較生
時鷂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
誰著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煞老婆重重爲人處且
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
諭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橛諸方尋常皆道雪竇
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慈悲之故頌
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
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剗除荊棘因何却道生荊棘非止
當時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數夫闔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麽處若見
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爲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

撥轉關捩子出自已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既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麽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拋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麽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爲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喚來與老僧洗脚太煞滅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麽處到這裏喚作驢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邈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道畢竟作麽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這裏作麽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禪字滿面慚惶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衆云這老漢作什麽莫打這葛藤至道無難非難非易唯嫌揀擇眼前是什麽主祖猶在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賣弄魚行水濁鳥飛落毛老僧不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麽處去是汝還護惜也無敗也也有一箇半箇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也好與一拶舌拄上
齶州云我亦不知拶殺這老漢倒退三千僧云和尚
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着走向什處麼去
逐教上樹去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賴有這一着
這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唯嫌揀擇此是三祖信
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擇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
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鉸釘膠粘堪
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
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
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爲什麼却

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
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這
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拶佗既不在明
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
若不是這老漢被佗拶着往往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
有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荅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
我亦不知不會爭柰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
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拶
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
即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柰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
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

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殊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天下人不柰何蓋爲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荅話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口含霜道什麼言端語端魚行水濁七花八裂搽胡也一有多種分開好只一般有什麼了期二無兩般何堪四五六七打葛藤作什麼天際日上月下覿面相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切忌昂頭低頭檻前山深水寒一死更不再活還覺寒毛卓竪麼髑髏識盡喜何立棺木裏瞠眼盧行者是它同參枯木龍吟銷未乾咄枯木再生花達磨遊東土難難邪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揀擇明白君自看瞎將謂由別人賴值自看不干山僧事

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頌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却有多種二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

安頭二字福本無之ソノマヽ
ヲイテノトキハ道字シモエツヽケテヨム
ヨシ

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絶了也雪竇有餘才所
以分開結裹筭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
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
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
是道物物全眞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
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
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
不能會如此說話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
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荅州云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
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
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
問道底公案雪竇拽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
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
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
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
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
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

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未後有為入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九是一拈一掇到未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揀擇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頌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剜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盖天盖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即是請試舉看

㊂舉馬大師不安這漢漏逗不少帶累別人去也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後不送一僧是好手仁義道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見如何得此道光輝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毋雪若不知落處徃徃枯

木嵒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如今衆中多錯會瞠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麽交涉驢年未夢見在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什麽處有底云點平胃散一盞來有什麽巴鼻到這裏作麽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爲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見雪竇麽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　開口見膽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影

像五帝三皇是何物　大高生莫謾他好可貴可賤　二十年來曾苦辛　自是你落草不干山僧事啞子喫苦瓜　爲君幾下蒼龍窟　何消恁麽莫錯用心好也莫道無奇特　屈　愁殺人愁人莫向愁人說　堪述　向阿誰說說與愁人愁殺人　明眼衲僧莫輕忽　更須子細咄倒退三千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麽生適來已說了也直下注佗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鈎獰龍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似箇

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
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
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
豈不見興陽剖侍者荅遠録公問婆竭出海龍宮震覿
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
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鴆君不信髑
髏前驗始知親遠云恁麼則屈節當胷退身三步剖云
須彌脚下烏龜立更待臨時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
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
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
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

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
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
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應
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四 舉德山到溈山 擔板漢野狐精 挾複子於法堂上 不
妨令人疑着納敗缺 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可煞有禪
作什麼 顧視云無無便出 好與三十棒可煞氣衝天
真師子兒善師子吼 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 錯果然
點破 點定二義 點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 放去收來頭上太
高生末後太低生知過必改能有幾人 便具威儀再

入相見依前作這去就已是第二重敗缺喩 潙山坐次冷眼看這老漢捋虎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 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改頭換面無風起浪 潙山擬取拂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中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 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是拏雲攫霧者就中奇特 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錯果然點 德山皆却法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愛公案未圓贏得項上頭失却脚下鞋已是喪身失命了也 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節西邊拔本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靈龜曳尾好與三十棒這般漢腦後合喫多少 潙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後張弓天下衲僧跳不出 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錯果然點

夾山下三箇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即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糍遂放下疏鈔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

什麽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荅得布施油麩作照心若荅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纔跨門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尚於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珎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麽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徂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溈山盛化直造溈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麽生莫是顛麽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麽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群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叵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可特玄妙既無奇特玄
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溈
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溈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
溈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辯來風爭能
如此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一倡鐵橛相似衆中謂之
着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
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溈山德山
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溈山掀
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面相見溈山坐次
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
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道溈山怕他有甚交涉溈山亦
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
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
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
衆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溈山若無坐斷天下
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到這裏也分踈不下溈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
里德山卻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
道德山是勝是負溈山怎麼是勝是負雪竇着語云勘
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聲訛極則處方能恁麼
不妨奇特訝堂云雪竇着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
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

理能伏豹ハ見祖庭又ハ見命璧集○豹狸ヲ取ントスルトキ狸ハ上エヒタスラ上下スルホニ豹終ニ去如是潙山ハ狸德山ハ豹ニ見ヘシ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皆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潙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潙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潙山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竇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潙山德山雪竇同參若也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 言猶在耳過 二勘破 兩重公案 雪上加霜曾嶮墮 三段不同在什麼處 飛騎將軍入虜庭 嶮敗軍之將無勞再斬喪身失命 再得完全能幾箇 死中得活 急走過 傍若無人三十六策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 理能伏豹穿却鼻孔 孤峰頂上草裏坐 果然穿過鼻孔也未爲奇特爲什麼却在草裏坐 咄 會麼兩刃相傷兩兩三三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竇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聱訛處着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爲飛騎將軍深入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遂

詐死覷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乘騰身上馬推墮胡兒
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
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
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
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
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
人有底問著頭上一似衲僧氣禁輕輕拶著便腰做段
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此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
也大難看他德山滴山如此豈是滅滅挈挈底見解再
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
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以雪竇頌到

此大有工夫德山皆却法堂著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
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滴山
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麽處首座云當時皆却
法堂著草鞋出去也滴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頂上盤
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
裏雪竇爲什麽道孤峰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
在什麽處更參三十年

垂示云大凡扶竪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
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
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
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德山事不獲已今日又德

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設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五 舉雪峰示衆云一盲引衆盲不爲今外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有什麼伎倆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去莫謾大衆好打鼓普請看瞎打鼓爲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雲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柱杖云還見雪峰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奪行市大潙喆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柱杖云看看雪峰向諸人面前放屙咄爲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懃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峰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嵓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嵓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珎須是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

分相應雪峰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以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群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

等諸人向什麼處會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問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驀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繢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峰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着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郎當爲人了也看他雪竇頌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踏過了也牛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絶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須是打破始得打鼓看來君不見刺破眼睛莫輕易好漆桶有什麽難見處百花春至爲誰開法不相饒一場狼籍葛藤窟裏出頭來

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劄與他須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麽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鋩無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麽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露此風規只是落

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裏絶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麽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雲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郎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麽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爲誰開

㊅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南半河北

這裏不收舊曆日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不免從朝至暮切忌道着來日是十六日月如流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收鰕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海神知貴不知價方語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希上人詩句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搊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轢轆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搊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閫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峰

陳克見傳灯十一

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

云什麽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爲賣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爲知聖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爲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尊宿甘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卻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顧鑒咦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麽處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掂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圓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爲侍者凡接他只叫遠遠云喏門云是什麽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鎚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麽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只如自殺纔作道理墮

坑落漸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盖是他家宗旨如此乖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麼處去放過一着拈得七拈不出却不放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地東南西北與四維有什麼等匹爭柰柱杖在我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脚跟下難爲體究打入葛藤窟裏去了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亦無此消息野狐精見解依前只在舊窠窟裏草茸茸腦後拔箭是什麼消息墮在平實處煙冪冪未出這窠窟足下雲生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處不唧嚕漢勘破了也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八面盡法界向舜若多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莫動着前言何在動着時如何動着三十棒自領出去便打

○雪竇頌古偏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筭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驀頭下兩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

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汝
疾入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爲
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
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
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
且道作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些意教人見你
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
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
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
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
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
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人多逐末不來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
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
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
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
便摧不爲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
中復道草茸茸煙冪冪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煙冪
冪且道是什麽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麽且喜沒
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
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煙冪冪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麽

正是空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讃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讃
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讃嘆天曰
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
說一字汝云何讃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云雨過雲
凝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
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
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
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裓直得淨躶躶赤洒洒都無纖毫
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

懆當躁疾也勻會
一佛モ不立境界獨称尊モ些子之儀

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
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
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莫動著動著時如何白日青天
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大千設使
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懆漢所以道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
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
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
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

取下文

七 舉僧問法眼 道什麼檐枷過狀 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 道什麼眼睛突出 法眼云汝是慧超 依模脫出鍊餕餡就身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荅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荅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

已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其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

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
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問我我爲你荅則便問如何是
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
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
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柱更不用
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柱是他家風如此一句
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法眼出
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踈山自謂
得旨乃集踈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
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

悃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
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
印云只這一頌可継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
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
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
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啼在深花裏 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

慈慶事三級浪高魚化龍這一路莫謾大衆好
看龍頭凝人猶戽夜塘水扶籬摸壁挨門傍戶納僧
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諸訛處
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関棙子又知慧
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
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荅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
啼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
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
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
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
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
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
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慈
為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
龍凝人猶戽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
鑿為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
門頭上生角昂鬣尾蠖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凝人向言下咬嚼似戽夜塘之水魚相似殊不知魚
已化為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太光錢買得箇油糍

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公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久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即今在什麽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

箇什麽道理還委悉麽試舉看

八舉翠嵓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話開口爲知恁麽看翠嵓眉毛在麽只贏得眼睛也落地和鼻孔也失了入地獄如箭射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是賊識賊長慶云生也好頭落地將錯就錯果然雲門云關走在什麽處去天下衲僧跳不出敗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嵓至夏末却恁麽示衆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麽一等是恁麽時節翠嵓就中奇特看他恁麽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麽處古人垂一鈎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爲人人多錯

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
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
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
圖箇什麽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
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
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
聲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
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啞啞地與他酬唱作什麽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
道保福意作麽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
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嵓脚跟

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嵓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
處我且問你是什麽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
寶劒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
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閑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
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
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
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麽處
也須子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
直下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関字和他三箇穿作一
串頌出

進酒於賓乃謂之酘 句拿

翠嵒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箇也有一箇半箇分一節関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持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道失錢遭罪飲氣吞聲雪竇也不少和聲便打潦倒保福同行道伴猶作這去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是同生同死莫謗他好且喜沒交涉嘮嘮翠嵒這野狐精合取口好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捉敗了也白圭無玷還辨得麼天下人不知價誰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來無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諳是精識精須是他始得未得一半在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上至脚跟下一莖草也無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爲後學着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恠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嵒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着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関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

自有操持不隨他轉不受人瞞欄柄皈手作得主義也

何直饒是具透関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嵒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已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麽處是抑什麽處是揚嘮嘮翠嵒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麽來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嵒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

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麽處急着眼看

垂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鏌鋣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

十則睦州評

現成 睦州見僧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州曰三門頭金剛為什麽拳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州乃打 睦州傳

麽生若無透関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柰何且道如何是透関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九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河北河南總說不着爛泥裏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 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開也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見成公案還見麽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已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為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

趙州ハ跨河ノ南北ヘ

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荅云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荅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況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得荊棘林淨躶躶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太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

心是根至痕琪和尚注云心是根者根以能生為義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塵者法能執持万物猶如妙藥病若愈時藥亦無用故法是塵也此二法皆有窒礙便人心光不能透漏如鏡上痕也

舒州梵天琪注見證道歌

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為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躶躶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柰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極則相似纔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臈月三十日換手槌胷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荅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

宗門統要第四黃竜南拈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只云云

鄉音曾問云如何是啐啄之機門云鄉音

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響魚行水濁莫謗趙州好爍迦羅眼絕纖埃撒沙撒土莫帶累趙州撈天摸地作什麼東西南北門相對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却趙州城向什麼處去無限輪鎚擊不開自是你輪鎚不到開也

聯灯趙州之傳詳

外道握雀兒出增一所含絲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劒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柰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荅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自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閫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竪起拳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道問在荅處荅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爍迦羅眼絕纖埃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荅此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識休咎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背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蠛蠓蠢動令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

不下又作麽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倒試舉看

十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竿影草僧便喝作家禪客旦莫詐明頭也解恁麽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陷虎之機猱又作麽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麽生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無語果然摸索不著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爲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大凡扶竪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變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荊棘叢相似着脚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又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麽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麽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麽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合作麽生

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云別休咨肹
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
這老漢便據欵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兩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
恁麼作者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因瞎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
有人作這見解二俱成瞎漢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
自領出去誰瞎漢教誰辨賴有末後句洎乎賺殺人
拈來天下與人看看即不無覿着即瞎闍梨若着眼
看則兩手空恁麼舉且道是弟幾機

雪竇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

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與化
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與化
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
喝直饒喝得與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二點也
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與化未曾向紫羅
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
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
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
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
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
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舉頭道若論

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着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麽只管喝將去說什麽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麽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麽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劒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實家瞎是主家瞎莫是實主一時瞎麽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麽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麽生看開

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麽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一終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兢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怪暮起千邪撼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絶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甘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窓商量同爲剪滅遣

性空爲窓使聽探魔軍見今也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刹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摧堅固甲執三昧鉾智箭禪弓光明慧劒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内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游塵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拟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遂巡而魔軍大起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尒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面魔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志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劒斬爲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内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絶囂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二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麽人曾恁麽來還有知落處麽試舉看

十 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麽行脚道着踏破草鞋掀天搖地何處有今日用今日作什麽不妨驚群動衆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麽老僧不會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麽生也好與一拶臨機不得不恁麽黃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直得分踈不下兎解氷消龍頭蛇尾漢

通載十六 黃檗嘗示衆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遂以棒趁去衆不敢因謂之曰汝曾尽是噇酒糟漢恁麽行脚取笑於人乎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
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
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
師曰請渡彼即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
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揑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
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云巍巍堂堂從什
麽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檗云
不爲別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麽處去檗
云江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你道
黃檗恁麽問是知來問却云某甲特地去
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

示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祖見我來便竪起拂子我問
云即此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床角良久祖却問
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竪起祖云即
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床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
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
嗣馬大師麽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
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見處宛
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黃檗恁麽問是知而故問耶是
不知而問耶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
日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何

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遂乃起入方丈
○檗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
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
會檗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處
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
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
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
付何人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
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祇揖等閑人○檗住後機鋒
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
不去問話濟云教某甲問什麼話即得座云何不去問
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舜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這裏暫且
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舜和尚去方可首座領去白檗云
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鑿教成一株樹去與
後人爲陰涼檗云吾已知濟來舜檗云汝不得向別處
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
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檗與麼老婆心切爲你徹困更
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大悟云黃檗佛法無多子大
愚搊住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
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一
日檗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

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噇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見佗落處大意垂一鈎釣人問衆中有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佗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拶這老漢果然分踈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佗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

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是雲居羅漢端居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緇素也要皂白分明大中天子僧輕觸說什麼大中天子任太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三度親遭弄瓜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爲奇特猶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峰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

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檐荷愈沒溺
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情捨却佛法道理
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
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
蛇眼擒虎兕機雪竇又道定龍蛇竻眼何正擒虎兕竻
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黃檗
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
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
年十三少而敏黠常變跡跌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
大中乃戲登龍床作揖群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
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

統紀通載志初帝為先王所宗忌之拘於後苑將見殺中官仇士良詐称先王遺馬死因脫身遁去至香嚴閑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彌云

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
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
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
下後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
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
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
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
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
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

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葉便掌大中云太麁生葉云這裏什麽所在說麁說細葉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葉爲麁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和他血脉出處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麽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劒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什麽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十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云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爲秤鎚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枝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閑東答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遶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麽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麽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

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餬餅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在眼半斤快鷄趕不及火焰裏橫身玉兔速右眼八兩姮娥宮裏作窠窟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闍黎恁麼見跛鼈盲龜入空谷自領出去同坑無異土阿誰打你鷄子死花簇簇錦簇簇兩重公案一狀領過依舊一般南地竹竿北地木三重也有四重公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懶兒牽伴山僧也恁麼雪竇也恁麼解道合笑不合哭阿呵蒼天夜半更添冤苦咦咄是什麼便打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瞠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鈎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略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酬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

應頌云覿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鎚影動寶劒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煙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常接待徃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拔却楔拓却臟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下頓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機

麻三斤語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杪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雪竇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不會智門云南地竹芴北地木僧回舉似洞山山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竇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杪所以道南地竹芴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底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芴北地木與麻三斤只

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轉語決是意不恁麽正
似雪竇道金烏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鍮難
辨魚魯參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頌只頭上
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是箇麻三斤雪竇却
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忒煞所以如此陸亘大夫作宣
州觀察使參南泉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
笑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夫云道
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云蒼天蒼天先師去世遠矣
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
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

不妨聱訛更道咦雪竇還洗得脫麽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眹迹冷處
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未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
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麽生道
且道是什麽人分上事試舉看
十二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白馬入蘆花道什麽點
巴陵云銀椀裏盛雪 塞斷你咽喉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麽交涉第十
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
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
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

言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

是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會體究得提婆宗麽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麽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麽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麽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旛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動赤旛負墮

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鍾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開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亦旛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酬問提婆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旛義墮者旛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

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
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
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
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
如何是吹毛劒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椀
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
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
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
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鋩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
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
自家透脫了却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舜笏同人

會石霜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
談雪竇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
麼端的頂門上一着夢見也未解道銀椀裏盛雪鷺
跳不出斗兩重公案多少人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
自知兼身在內闇黎還知麼一坑埋却不知却問天
邊月遠之遠矣自領出去望空啓告提婆宗提婆宗
道什麼山僧在這裏滿口含霜赤膓之下起清風百
雜碎打云已着了也你且去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
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

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微露此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魯答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去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椀裏盛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四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了座主不會葛藤窠裏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鐵鎚七花八裂老鼠咬生薑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射虛空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鱍鱍言猶在耳未妨孤峻太孤絶傍觀有分何止壁立千仞豈有慈麼事無孔鐵鎚重下楔錯會名言也雲門老漢也是泥裏洗土塊雪竇也是粧飾閻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縣不曾見箇漢同道者方知能有幾人知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驪龍拗折有誰見來還有證明麼咄別別讃歎有分須是雪竇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橛在什麼處更有一橛分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退倒三千那一橛又

作麼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絶雪竇讃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絶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荅處荅在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柰何不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荅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雪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閻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閻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樹爲名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故號閻浮樹所以雪竇自說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且

道他笑箇什麽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謄之仰之讃嘆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麽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麽事焉能恁麽說話雪竇一時頌了末後却道別別部陽老人得一橛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橛且道那一橛在什麽處直得穿過第二人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劒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劒試舉看

十五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跨跳作什麽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平出救出囚人口也不得放過荒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麽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柰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爲什麽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聲訛在什麽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處既聲訛荅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荅他別語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剜瘡何故言迹之與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南畔卷盡五千四十八分一節在你邊在我邊半河南半河北把手共行同死同生爲君訣泥裏洗土塊着甚來由放你不得八萬四千非鳳毛羽毛相似太煞滅人威光漆桶如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將難求野狐精一隊別別有什麼別處少賣弄一任跨跳擾擾忽忽認影着忙作什麼

忽水裏月青天白日迷頭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道雪峰雖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何故爲他無許多

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眞僞
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幾不離
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
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體中玄
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
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
隨你銜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鳳
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齊時謝超
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
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國常侍王毋殷淑儀薨超宗
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嘆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詩云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
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會上四衆雲集世尊
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竇所
以道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
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
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悟已後祖祖相傳
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
穴爭得虎子雲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
須至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拶虎
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身可以同生同
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孤峰者救令入

荒草落荒草者救令處孤峰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
鑊湯爐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脫
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靈光不昧萬
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
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
悟生機莫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
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
透過荊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
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
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劒直饒恁麼

靈光ノ萬古ノ此兩句前後スルカ韻不合

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本
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十六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什麼你用
許多見解作什麼 清云還得活也無劄 買帽相頭將
錯就錯不可總恁麼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 相帶累
撐天拄地檐板漢 清云也是草裏漢 果然自領出去
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峰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孚輩同時初見
雪峰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
示衆云大凡行脚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
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

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麽
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
箇什麽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
機這僧亦是他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
啐請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
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
照便荅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
實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
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脚手這
僧既會恁麽問爲什麽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
目須是恁麽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

身失命若恁麽便見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
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
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麽生是你疑處僧云失南
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
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麽
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麽
處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繞禮拜穴
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麽僧云是穴云你
當時作麽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
云你會也且道是箇什麽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
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麽風穴便向他道你會也

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奈土曠人稀分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變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古佛有家風言猶在耳千古榜樣莫謗釋迦老子好對揚遭貶剥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棒對十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子母不相知既不相知爲什麼却有啐啄天然是誰同啐啄百雜碎老婆心切且莫錯認啄覺道什麼落在第二頭猶在殼何不出頭來重遭撲錯便打兩重公案三重四重了也天下衲僧徒名邈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得底麼若名邈得也是草裏漢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

凝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竇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頭來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竇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雪竇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甘是古佛家風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如太阿劒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搆這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剥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荅於問荅處便有貶剥謂之對揚遭貶剥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末後只是落草爲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殼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荅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爲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隈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計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大有人疑着猶有

這箇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毛
取狗口好作家眼目錯解無錐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麽若會得百草頭上罷却干戈
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交擇友爲同行道伴
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
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
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
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
是什麽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
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
室中垂大機辯多半爲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

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
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
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雲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
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汎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
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大凡行
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
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甘是立志後來
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鑑又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荅祖師意甚多
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

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曽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勞有什麽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半箇○一箇兩箇千萬箇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粟成群作隊作什麽脫却籠頭卸角馱從今日去應須灑灑落落還休得也未左轉右轉隨後來猶自放不下影影響響便打紫胡要下手劉鐵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行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發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拶出放教你見聊聞舉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孫方能恁麽道若能直下便恁麽會去不妨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灑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縛上無攀仰下絶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何必只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後佛也悉皆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其實纔舉和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舉大蟲同參時劉鐵磨在溈山下卓庵諸方皆不柰何他一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聲便打香林荅這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試請舉看

十八 舉肅宗皇帝本是代宗此誤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搔待痒果然起模畫樣老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住帝曰請師塔樣好與一劄國師良久云會麼停囚長智直得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檐帝云不會賴值不會當時更與一拶教伊蒲口含霜却較些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賴值不掀倒禪床何不與他木分草料莫搽胡人好放過一着國師遷化後可惜果然錯認定盤星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兩兩三三作什麼半開半合雪竇着語云獨掌不浪鳴一盲引衆盲果然隨語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事雪竇着語云山形拄杖子拗折了也也是起模畫樣無影樹下合同船祖師喪了也闍梨道什麼雪竇着語云海晏河清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較些子瑠璃殿上無知識咄雪竇着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爲太子時常愛參禪爲國有

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安祿山僭據後都洛
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
道場是也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
勅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無上道
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甘有愠色欲奏其不便
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散栗
天子如閃電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
光宅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南府
青銼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帝令詔他三詔
不起常嘗爲國師耽名愛利戀着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
朝中爲國師他家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録所考此乃

是代宗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肅
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湼槃乃辭代宗代宗問曰國師
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
起浪却道與老僧造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
什麼做箇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
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奇怪
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他一拶直得口似匾
擔然雖如此若不是這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
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
謂良久便是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嘆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向良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嬭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柰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祖庭事苑出齊時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來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仰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溈山山乃呼慧寂山應諾溈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溈山處得用也只

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
譚是譚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充一國
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不會遂道瑠
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相是相州之南潭是潭州之
北中有黃金充一國頌官家眼覷云這箇是無縫
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
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你作麼生
會中有黃金充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
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
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
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充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

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
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户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
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
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
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
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大道什麼見還難非眼可見瞎
澄潭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什麼蟠這
裏直得摸索不着層波落落莫眼花眼花作什麼影
團通身是眼落七落八兩兩三三舊路行左轉右轉
這後來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瞎漢作麼生看闍黎

覷得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卧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卧龍長佈碧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火劫時尽十方空空洞然無雲而雨風輪本在下以受雨潴而至初禪水中有千葉蓮華二禪天觀之知此劫有佛出世今此賢劫花開而起過去未來共如之餘劫未必以花開也華嚴文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文

十九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鈍根阿師只竪一指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

大地全收一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
現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
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道是什麼物得恁
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担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
和尚乃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
入更不下筌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筌如是三
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便行胝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
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
來爲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尚到庵胝乃
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竪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
是他當時鄭重專注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
竪一指長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
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
頭若不肯伊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
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爲什麼承當處莽鹵若
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
什麼處當時俱胝實然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
只竪一指因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

用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是難會
如今人纔問着也竪指竪拳只是弄精魂也須是徹骨
徹髓見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
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竪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胝
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胝召一聲童子回首俱
胝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及
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
麼竪起指頭便脫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
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
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竪起一指頭招云不因今日爭
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杈打

地和尚凡有所問只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佗棒却問
如何是佛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之者不揀
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漢即今
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
屬莊嚴不求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
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機一時
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不會他古人省要
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處爲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
俱胝到這裏有深密爲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
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通上

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麽處得一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癩兒牽伴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機

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箇三箇更有一箇也須打殺

曾向滄溟下浮木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生破

草鞋有什麽用處夜濤相共接盲龜撈天摸地有什

麽了期接得堪作何用據令而行趯向無佛世界接

得闍梨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諸訛奇特公案偏愛

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今時學者抑

揚古人或實或主一問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

所以道對揚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麽自天

地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別人須

參雜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老死時人多邪解

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

只是俱胝老一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

謂之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己無

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用一指頭接人

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

接盲龜法華經云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

大善知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界

互爲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墻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屈或有

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人曾恁麼試舉看

十二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話也要勘過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龍牙過禪板與翠微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翠微接得便打着打得箇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也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公案再問將來不直半錢濟云與我過蒲團來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

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二坑埋却牙取蒲團過與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俐依俙越國髣髴揚州濟接得便打着可惜打這般死漢一橛脫出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滿山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即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顧後應病與藥大潙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竪翠微臨濟亦不辜

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拶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
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
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擲五祖
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
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
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
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
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
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
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參見尊宿龍牙先
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鏌鋣劒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囚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
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德山來洞山云德山
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
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
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
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
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
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
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
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

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
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已一段大事可謂言不
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
約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
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
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
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
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
南泉依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南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

一件事如今人纔問着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
是恁麽明日也只是恁麽你若只恁麽盡未來際也未
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
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
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
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爲什麽却過禪板與他且道
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麽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
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
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麽問濟云與我過蒲
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麽荅處相似

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竇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胷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荅爲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瞎謾別人即得泥裏洗土塊天下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忽然活時無柰何累及天下人出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教阿誰說你要禪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闍梨麼只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雪竇據欵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獰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掇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為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徃徃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為盧公他題跋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令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瞥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翦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絶復成一頌灼然能有幾人知自知較一半賴有末後句盧公付了亦何憑盡大地討恁麼人也難得教誰領話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坐落在鬼窟裏去也堪對暮雲歸未合

一箇半箇舉着即錯果然出不得遠山無限碧層層

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溺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莫守株待兔髑髏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胷中放教灑灑落落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卡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麽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作麽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坐斷灑灑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麽人分上事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二終

嘯中張氏書隱刻梓

丹州法貴山慈雲寺全可

丹波法貴山
慈雲禅寺什物

慈雲寺